

■ 石英著

人性 秘密

全书深刻揭示了知识分子内部正与邪、善与恶、奉献与掠夺、腐败与反腐败之间的较量，呼唤正义和良知，读来令人回味无穷，扼腕叹息。

中国文联出版社

■ 石英 著

人性 必 走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性伏击/石英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3
ISBN 7-5059-4202-6

I. 人… II. 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8567 号

书 名	人性伏击
作 者	石 英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杨 晖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东光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39 千字
印 张	13.6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4202-6/I·3274
定 价	22.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 一、1988 已过不惑 (1)
- 二、1988 雪路归人 (15)
- 三、1989 善缘多磨 (33)
- 四、1990 蛇年伊始 (48)
- 五、1990 春迟春深 (66)
- 六、1990 壑深难测 (85)
- 七、1990 暑热难消 (102)
- 八、1990 中秋未圆 (119)
- 九、1990 人以群分 (134)
- 十、1990 岁尽星沉 (153)
- 十一、1991 父女遥感 (169)
- 十二、1991 谁人评说 (187)

十三、1991 不期而遇·····	(206)
十四、1991 大路朝天·····	(224)
十五、1991 雪城迷离·····	(241)
十六、1992 终非“圣贤”·····	(260)
十七、1992 绝招迭出·····	(277)
十八、1992 秋风秋雨·····	(297)
十九、1992 恩耶仇耶·····	(315)
二十、1992 真人多情·····	(334)
二十一、1992 临难无恙·····	(353)
二十二、1992 意外意中·····	(370)
二十三、1992 性格命运·····	(389)
二十四、1992 悬念人生·····	(410)



一、1988 已过不惑

黄陞并非一心想打光棍,更不是热衷于当“单身贵族”,而是因为结婚结怕了。

最近,他刚从《地理纵横》杂志社调到地理研究所工作,热心的同事就注意起这位四十五岁在业务上很有成就的副研究员,除了他周正的面容、潇洒的风度之外,更对他年过不惑还没成家感到不解。就在今天星期天干部值班时,正巧他和资料室的热心嫂张迎排在一起。“热心嫂”心直口快,单刀直入就要给他介

绍女朋友,说是有位合资企业的公关小姐,“盘儿”、“条儿”都是百里挑一的,特别是那皮肤,决不在现在一些走红的影视明星以下。更难得的是,她每月的薪水两千多元,上下班全都“打的”,从来不乘公共汽车,身上没有一点汗臭味,总是香喷喷的。就冲这一点,带着上街逛商店看电影心里也自豪。人家她主要是找高人、能人、有气度的人,收入多少还在其次,年龄大些也不计较。这是多好的机会。如果感兴趣,马上就可以安排时间见面。

“谢谢,谢谢您的好意。”

完全出乎“热心嫂”的意料,她素来爱笑的脸庞上一层沉郁。黄陞能够“读懂”她的神情,一句话:“这个光棍很不识趣,不可捉摸。”

人家那位小姐如此优越的条件,你为什么连考虑都不考虑?

“热心嫂”提前走了,推说是上菜市场去买菜。传达室里只剩下了光棍汉和老收发梁发维。满屋子烟雾腾腾,老梁手捏的劣质烟还在加强着室内烟味的浓度。黄陞早就知道,这被动吸烟的受害程度不亚于直接吸烟者。但不知为何,他并没有离开屋子到院里换换空气,仍在窗前仪态从容地读着一本厚厚的《词选》。

老梁使劲地吸了一大口烟,手上只剩下一个几乎捏不住的烟蒂,才不得不捻熄了。好像憋了许久,才突然开口问道:

“老黄同志,我能问一问吗?你对结婚的事儿为啥这样冷淡哪?能对我随便唠唠吗?”

“可以。”黄陞略为尴尬地一犹豫,还是开口了。这一开口,便将胸中的积郁倒了个干净。

世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就这么怪,黄陞来地理研究所上班才七天,竟与老收发梁发维一见如故,破例地对老梁诉说了十九年前那段酸楚往事。老梁忍不住又燃起一枝劣质烟,声

调低沉地问：

“那……你前妻如今在哪儿？”老梁问。

“离婚后再没有见面，听说去了美国。”

“又找主儿了吗？”

“好像是找了；好像……”黄陞最不愿提的就是这个问题。

“孩子呢？”

“孩子归了我——当时我再困难，也要她。送到老家海滨市，由她奶奶照看抚养。多少年来，我省吃俭用，尽量往家里多寄些钱。”

“闺女现在二十多岁了吧？”老梁凝思中计算着年头。

“二十一了。”黄陞微露欣慰的笑容，“明年暑假就大学毕业了，在滨海大学，一面上学，一面还不忘经常回家照看七十八岁的祖母。”

“闺女对你的婚事是什么态度？”老梁实心眼地关切着眼前这位新结识的朋友。

“她从来不反对。”

“那你还有啥犹豫的？”

“我结婚结怕了。”

黄陞还是这句话，真可谓一语千钧。老梁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是无奈地又点燃了烟。

沉默。像熄灭的烟蒂似的沉默。

二

快下班的时候，绿衣使者送邮件和报纸来了。黄陞从中拣出属于自己的几本自订和赠阅的杂志报纸，还有惟一的一封信。他一看就知道是女儿黄小磊寄来的。

他急不可待，就在传达室拆看女儿的来信。

爸爸：

前天收到了你的来信，知你已顺利地调往新的单位。女儿在千里之外预祝你今年比去年更好，身体和事业都保持优良状态。

我不能不告诉你一桩也许会引起你复杂感情的突发事件。昨天上午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一个女人打来的。她说她从美国刚刚来到海滨市，住在阿房宫饭店，希望我去和她见面。我感到太突然了，也太受刺激了。当时不知为什么，我哭了，哭得很厉害，但随后我就冷静下来，冷静得很。我不管这个人真是我的亲生母，还是冒充的，我很干脆地回答她：我没有妈妈，我只有爸爸，因此，对不起得很，我不能去会见你。

爸，这个电话使我太伤心了。十九年了，我没有接到过这样陌生的电话，也没有听到过那个遥远的声音。我已经快要忘记了儿时朦胧的情景，我的心本来已经平静，我为什么还去要迎接这种刺激？我为什么还要重新撕开那本来已平复了的创疤？

爸，不是女儿心太硬，不是女儿不念骨肉之情。我是觉得：骨肉只是一种基因，如果一方以扭曲的方式严重伤害了这种天然的关系，那么骨肉之情也就被冲淡以至被玷污而失去温良的感觉。我怎能无视在那些丧却良知的年月里你受到的非人的待遇！政治上的诬陷、躯体上被蹂躏也许在当时许多人都可能遭遇到的，但回到家里，本应得到伴侣的同情和抚慰，结果却恰恰相反。冷落与抱怨你都忍了，还要被迫接受离异的挑战。我当时虽还不大懂事，但已模模糊糊感到爸爸很苦、很苦。

这样对待你是不公平的，因为你本来没有做错什么事，

为什么不能共渡患难？难道人与人之间只有顺当的时候才能成为相互利用的关系，否则就不管对方伤口淌血甩手而去。这是多么可怕呀！

爸，也许是我自立的一种原则：既然那个人与生我养我疼我教育我长大的你已无任何关系，那么她与我也就没有什么关系。我不能仅仅作为别人偶尔感情需要的调节器而应召，不管是什么人，男人或女人，也不论在什么时候，昨天、今天还是明天！

爸爸，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去会见那个人的理由。特向您汇报，希望能得到您的理解。

女儿小磊

1988年3月1日

黄陞看信当中，他自己也不顾表情剧烈的、复杂的变化，但老梁却都注意到了。不过，老梁这人尽管文化不高，却善解人意，他决不会平添别人不快，而是曲意提示黄陞：“老黄，差不多到点了，你已经尽到责任，回家去吧。”

黄陞默然地点头，谢过老梁，骑自行车回到三公里外的新文化一号楼的一间一套的单元房（在此地俗称“独单”），习惯地将自行车搁在门洞，一口气登上六楼608室。这是三年前他在《地理纵横》杂志社经过千辛万苦得到的一个“家”，而且是将当年住过多年的那间杂院平房交公后才分到的“产业”。

他回到屋里，尽管口渴腹饥，也顾不得料理，抢先给女儿写信，好像必得一吐为快。

小磊：

我的女儿。

看了你这封信我的感觉就不详说了,你完全可以想见。但对你的决定,爸爸想说说我的看法。我总觉得,你和我不一样。我们离婚之后,即不存在任何关系,而你并不一样。她还是你的生身母,你仍是她的女儿。爸爸与她没有血缘关系,而你却有;你最初的小生命是在母体中孕育生成的。这一点,是不能抹煞的事实。至于自你三岁后的十九年她并没有管你,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日后怎么办,那完全是你的自由,任何人都不能干预,更不能有任何的指责。但如她要求和你会面,鉴于有上边说的那个不能抹煞的事实,你应该接受,这样才不悖情理。这是我的意见。但你去会面,绝不要谈及我,谈及我的处境如何。无论是好是坏,我都不需别人关注,尤其是要求与你会见的那人。这一点,也望你能理解我。

总之,我如此“狭隘”,但我不愿你狭隘。

我希望能得到一个合乎情理的结果。

爸爸

1988年3月4日

三

周末所里没有什么紧要事,黄陞没有去上班,在自己“孤单”寓所里为一家大型刊物赶写一篇文章,邻居宛嫂送来一个传呼电话:

“黄先生,是你们所人事处打来的,说下午请你去一趟,找一位姓丁的女同志。”

“丁同志?”黄陞眼前立时浮出一位身材丰满、面容和蔼的女同志。他从《地理纵横》杂志社调来研究所办手续时,就是她整

个儿负责的。据传达室老梁说：小丁名叫丁洛嵩，五年前从海军转业来所人事处工作的。她对同志很和善很热情，就是……当时黄陞听他说了句半截子话，就问他，“就是怎么着？”老梁转换语气说：“就是家庭生活不大如意，老公在省电视台工作，赚了几个槽钱，粘了两个小蜜，对她冷了。她一气就和男人离了婚，现在是她一个人带着七岁的男孩生活……”当老梁说这番话时，轻叹了一口气，给黄陞的感觉是还有什么未尽的语意，似乎还有一个“就是”之后的隐语。

但不论怎样，他对这位女同志最初的印象是良好的。

下午，他如时来到所人事处，正巧处里其他同志都不在，丁洛嵩起身含笑迎候着：“老黄同志，请坐。”她沏上一杯喷着香气的花茶。

也许在几秒钟的光景里，黄陞就目掠过她的发式和着装。她的头发显然是烫过的，但在脑后束了一对小刷子，可能是少女时代束惯了的小刷子的变形。她的上身是一件比较宽松的深绿色夹克装，下身是洗得很干净的牛仔裤，半旧的白旅游鞋，给人一种随意而利落的整体感。

“是这么回事。”小丁自始至终是和蔼真诚的。“我看了你的档案，别的都是很清楚的，只有一件事，好像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您是不是说那个所谓的言论问题？”黄陞听了几乎要站起来，脸上立时出现吃惊和愤懑的神情。

“是言论问题。”小丁也敛起笑容。“那是三年前，说你去了南方的一些开放区域回来散布了某些怀疑论调，是在老同事孙福才家里，在场的杨娄同志立刻就到主编宫剑风家里，汇报了你的言论，宫剑风又马上写成书面材料上报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唐牧人，唐牧人立即批示：‘彻查处理，以儆效尤。’但经宣传部干部处专门小组调查，实际情况与杨娄反映的有出入：当事人黄

陞和孙福才都坚持说,黄只是发表了一些感想:‘在改革开放中要警惕西方腐朽文化的渗入。’‘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不能忽略了精神文明的建设。’这样意思就满拧了。如果在过去,又可以上纲上线打成这个分子那个分子。但现在,按照中央的政策,是不能不明不白搁在档案里的,应该撤出来销毁。”

黄陞怔怔地听着她这番话,眼中早已沁出了感动的泪水,视线也模糊了。直到听她说完了,只是嘴唇颤动着,却说不出什么话。

“老黄同志,”丁洛嵩在黄陞面前总是这样亲切而又郑重。“你和那个杨娄同志从前有什么矛盾吗?比如说私怨之类……”

“没有,绝对没有!”黄陞断然回答,“这位杨娄同志‘文革’中并不在我们单位,是后来从电视台调来的。刚来《地理纵横》杂志社,由于他没有学历,业务上又不熟悉,还对我很客气,甚至还有点谦卑,常在星期天或是周末,敲我住处的门,说什么要拜我为师,还死乞白赖地请我到 he 家里‘喝两盅’。我说我不会喝酒,他倒过来又说‘吃羊肉饺子也行’。他说他那口子捏的饺子,馅儿胜过本城的‘黑记老号’。我说我不吃牛羊肉,他改口又说‘吃三鲜的更有滋味’。我实在拗不过,就去了一次,但就这一次。在吃饭当中,他不断探问我所里的人事关系情况,有什么关系网;还问我:‘听说宫主编从前和地理所的热心嫂张迎之间有点那个……不知现在断了没有?’我没表示什么。他又告诉我所里谁说过我的坏话,等等。我不大喜欢听这些话,也没表示出对他这番关心的感激之情。所以总的来说,这顿饭吃得并不从心眼里高兴。”

小丁很投入地听着。直到他说完这番话,她才吁出一口长气,长睫毛耸动着说:“你刚才说没有什么矛盾,这不就是矛盾?不是说差别就是矛盾吗?”

她这句话好像猛地提示了黄陞:“嗯嗯,还有呢,时间稍为一

长,杨娄对编辑部里的情况摸得差不多了,特别是他了解到宫主编与我之间的历史恩怨,而宫又和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唐牧人关系很‘铁’,就对我有点阴阳怪气了。可是,我始终也没惹他,更没伤他。”

丁洛嵩笑了,这笑里好像包含着复杂的意思。“我明白了,老黄同志,我明白他为什么要给你打小报告,甚至不惜捏造事实陷害同志了。你说你没有惹伤他,其实有时你的存在就已经惹了他;他为了某种个人的私欲可以拿你当垫脚石,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出来!”

她这一席话,黄陞听后多少有些惊讶。原先他以为她只是一位心地善良、性格温和、秉承领导意图办具体事儿的好科员,却没料到她对人际关系的许多方面看得如此深刻,说明她还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女同志。当然,长年做人事工作,也为她提供了思考问题的充分依据。

丁洛嵩这时方才注意到,黄陞刚来时为他沏就的花茶已经凉了。她温柔地轻轻一摇头,将一部分茶水倒在痰盂里,又添上了热水。

“喝吧。”她说,“现在正好。”

他不能再不喝了,像一个温顺的孩子端起茶杯,还有几分拘束。

她看着他喝。那样子似乎想笑但很善良,丝毫不带讥笑的成分。

他忽然觉得:面前这位小丁很会疼人。他已有二十年没有得到一个女人这样的关切了。当然,女儿小磊很能照顾他,但那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

四

下班时经过传达室，老梁把一封信交给他。他眼睛一掠就知道是女儿小磊的信。这次他没有等到拿回家里看信，而是在离单位不远的—个取名“蝴蝶坪”的街心公园拆开了信，独自坐在长椅上读信。

爸爸：

遵照您的意旨，我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还是见了那人。她见了我说了一些悔恨的话，但我基本上没有被打动。爸爸，不是我心如铁石，是她教育的我。我（还有你）不能成为别人为了调节自己心理平衡随意揉搓的工具。不能！从她的谈话中，我感觉出她现在和在美国的那个人关系又出现了问题，所以才想起回国找我（如果这一步比较顺利的话，她下一步还会找你）。我的第六感官告诉我：她还不惜跟那个人离婚再与你复婚。我没等她把话全吐出来，就给她堵死了。这一点，我没有通过您就自作主张，您不会怪我吧。

不过，那人还不算完全丧失了自尊心。据说她本来还要在国内多呆些日子的，同我会面之后，不知为啥三天以后就回美国了。这一来倒使我有点佩服她了，她毕竟还不是丝毫不要面子的人……

此刻，他如同看到了女儿的神态，那乌黑的眼仁定定地注视着爸爸，紧绷着的小嘴嚅嚅欲动，却终于没有出声，显得那么主意已定。

他完全赞同女儿代他作出的果断决定。复婚是绝对不可能的，换言之，早已逝去的二十二年前的那种生活可说是一去不复

返了。他这时不由得想起当他刚记事时,父亲曾对他讲过的《马前泼水》的故事。古时有一个叫朱买臣的人,决意通过苦读进入仕途,但他的妻子熬不住青灯冷灶的穷日子,另谋他途改嫁了。而那个朱买臣仍矢志不变,终于做了高官而飞黄腾达。他原来的那个老婆愧悔不已,当朱耀宗归里时,她拉住马头苦苦相求,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复婚”。朱毅然决然,不肯收留,但说如果她能将泼出去的水统统收起来,仍然还有重聚的余地。这个“绝招”实际上等于断然拒绝,因为事实上泼出去的水是根本无法收起来的。

他——黄陞,不是朱买臣,也压根儿不想做朱买臣。他注定当不了高官,也不可能飞黄腾达;同时也不想搞什么“马前泼水”的把戏折腾别人。不行就是不行,十九年中他也从未产生过这类意念。

过去了,永远地过去了。

他想离座而去,偶一抬头,哟,七里香,正是盛开的七里香,那星星点点数不尽的小白花镶嵌在条状的枝叶上,瀑布般地从墙头上垂挂下来。真是香自无声出,风邀却不来。

由这七里香,他蓦然想起一个人,这个人他曾发誓不去想她,十九年中也的确倔强地没怎么想过。他毕竟是一个研究地理的,而不是多愁善感触景伤情的诗人。而且自他与迟静离异后,从来没有也拒绝凭吊他们共同亲临过的故址,也尽量不再保留他们曾经爱过的故物。偶尔可能要经过那些印痕极深的所在,他也尽可能绕路而行。而现在,一旦看到这七里香,他立即想到他和她二十三年前就在这条街上往返漫步的情景。这情景不知怎么硬是挥之不去了。他竭力想驱除它,但也枉然……

“这是什么花儿?”一个温柔轻细却带着好听的沙声的女子的声音。

“它叫七里香。”一个年轻而厚重的男声回应着。

“我怎么在别处没有见过这种花儿?”

“我们这边没有,这肯定是从外地移植过来的。”黄陞耐心地告诉他的恋人迟静。“我去陕南安康探望我哥,他的部队驻在那里。那里的香溪洞风景区到处都是这种花儿。哥哥说叫七里香,意思是说七里之外就闻到这香气了。”

这是当他们毕业前夕,一起在外面的小饭馆里吃过晚饭,便开始了这无目标的忘记疲累的漫步。那年月街道上车辆很少,很幽静。他们相互挎着胳膊,有时是紧挽着手;有时喁喁交谈,有时又默默无语。后来迟静若有所思地吐出一句话:“我们这简直成了夜游神了。”黄陞笑了:“夜游神就夜游神吧。”

然而,这句话刚出口,天空一声炸雷,大雨倾盆而下。他们急忙躲进一个门洞避雨,但雨点落在水泥地上,又反溅起来,打湿了他们的鞋袜以至裤脚。黄陞使劲将迟静推在里面。他用身子掩护着她,又脱下上衣披在她身上,只怕她冷。但他却首当其冲地受着雨弹的袭击……

等到雨势大大减弱以后,他们离开了门洞。迟静提议:“今晚上别回学校了,住到我姐姐家。”黄陞出于不好意思,还有些犹豫,却拗不住她的执意,便去了她姐姐家。正巧她姐夫在机关里值班,只有姐姐和小孩在。她姐姐对黄陞不冷不热。她在里屋哄孩子睡觉,但支楞起耳朵谛听外屋的动静。

迟静在屋外的煤炉上给黄陞做了一碗挂面。黄陞深情地接过来,拿筷子挑起第一撮面条先送到迟静口里。随后却又一伸舌头,生怕被里屋的姐姐听到动静。

这时夜色已深,黄陞一努嘴,示意迟静在靠墙的床上就寝,他自己就坐在一个很旧的大沙发上,轻轻用手拍了拍,意思是:“这儿挺好。”迟静白他一眼:“那可不成。”她毫不犹豫将他拽到床上,一同和衣就寝。当然,上身是穿着汗衫的。

这一切,虽然有一板之隔,但里屋的姐姐好像有一双穿透一